

二十四史輯要

冊九

乙丑編
飲冰室文集

著作者 新會梁啓超 印行者 中華書局

全書八十冊聚珍倣宋版賽宋紙精印
布套十函定價二十四元(郵費一元)

內容

- 一集 戊戌以前作
- 二集 居東瀛作
- 三集 歸國後至歐戰前作
- 四集 歐戰和議以迄最近作
- 附集 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特色

梁先生的文言文流麗暢達一洗古文積習實文學革命的先鋒可作學文的模範
梁先生的語體文委婉曲折或講文學或講科學或講政治經濟或講中外大勢都是很好的作品可作現代語體文的楷則
梁先生的文集自民五本局刊印後未會續刊此次所刊最爲完全並有許多從未刊布的文字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 後漢

光武帝紀 後漢書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
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
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
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
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
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將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
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
孛于張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
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

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收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

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
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
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
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
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
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
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
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旣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
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
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
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
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
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

兩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入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

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眞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興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

鄆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眞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栢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尙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

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巒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竝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懼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

疆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卽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

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爲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

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己亥幸懷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更始廩丘王田立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遣岑彭擊荊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

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壬午更始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降皆復爵位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尙赤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眞定王楊臨邑侯讓謀反遣前將軍耿純誅之二月己酉幸修武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破之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漁陽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辛卯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鄗王尹遵破降之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四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塞而附劉永甲午封

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春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欽爲泗水王故眞定王楊子德爲眞定王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蕘陽降之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蓋延拔睢陽劉永奔譙破虜將軍鄧奉據涪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內黃驃騎大將軍景丹薨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關中饑民相食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於上郡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尙書封拜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苴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巳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益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爲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

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與延岑戰于穰大破之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女徒雇山歸家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冬十月壬申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涿郡太守張豐反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建議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辛亥車駕還宮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不克蘭陵爲憲所陷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太中大夫徐憚擅殺臨淮太守

劉度憚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議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壬申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漁陽平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爲趙王始就國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六月建議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帝時幸蒙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詔修復西京園陵進幸湖陵征董憲又幸蕃遂

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八月己酉進幸郟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
邳吳漢拔郟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
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帝幸臨淄進幸劇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
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尙書令侯霸爲
大司徒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趾牧鄧讓
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豫辛酉詔曰往
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瞻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
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
令失職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
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
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五月己未至
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阨諸將敗績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

地吏人爲隗囂所誣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
向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
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
賈覽於高柳戰歿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
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夏蝗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
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
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
正各一人百僚竝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
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
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
三十稅一如舊制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
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二月辛巳罷護曹都尉官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竝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爲橫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間王邵爲河間王隗囂寇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却之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是歲省

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欽襲略陽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夏四月司隸校尉傅元下獄死隗囂攻來欽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京師騷動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十二月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徙鴈門吏人於太原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轅轅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不利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欽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茂軍敗績是歲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卻之修理長安高廟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秋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泮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庚寅車駕還宮是歲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己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祉薨庚午車駕還宮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荊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先零羌寇臨洮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安遣閒人刺殺中郎將來歙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初長安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輔威將軍臧

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爲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公孫述遣聞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黃龍見東阿秋七月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封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部施刑

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
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
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漣沱河以備匈奴
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
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
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
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
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
海陸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馬
成罷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
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
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

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冬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復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越雋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由來降是歲會稽大疫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丁未有星孛於昴汝南太守歐陽歛爲大司徒建議大將軍朱祐罷丁未有星孛於營室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君庸關以東初巴蜀旣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

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追諡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六月庚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戴涉爲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入居高柳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蓋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

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擗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慙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爲代王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其餘九國公皆卽舊封進爵爲王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有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遣大司馬吳漢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等戊申幸河內戊子至自河內五月旱盧芳復亡入匈奴秋七月吳漢拔成都斬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冬十月庚辰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車駕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太中大夫臧宮圍之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真賊都陽等降之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爲王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

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將軍劉尙討之越嶲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尙襲貴誅之是歲復致函谷關都尉修西京宮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五月辛亥大司馬吳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請樂浪內附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宮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尙破益州夷平之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鄴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是歲齊王章薨青州蝗匈奴奠韃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尙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冬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爲大司空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尙討之戰於沅水尙軍敗歿是歲匈奴莫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歿五原塞求扞禦北虜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冬十月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彤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王遣使奉獻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卽日罷以太僕趙憲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鍾虞之樂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於紫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之是夏蝗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天下復羸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藁改年爲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自長安六月辛卯太僕馮魴爲司空乙未司徒馮勤薨是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

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復濟陽南頓是年徭役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

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獻帝紀

後漢書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卽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卽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豫州牧

黃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爲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毘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竝非正嫡不合稱后

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又殺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軫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温十一月青州黃巾寇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瓚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尙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兖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竝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竝自爲將軍

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徒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爲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竝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

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爲司空公孫瓚
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是歲琅邪王
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諡皇妣
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
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夏六月丙子分涼
州河西四郡爲龐州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尙書事三輔大旱自
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
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
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
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
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樵人得

以食司徒淳于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尙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繇軍敗績孫策遂據山東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脇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脇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鄧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

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
進幸陝夜度河乙亥幸安邑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衛將軍
董承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
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
馬韓暹爲大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
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餓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
殺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尙書馮碩等封
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庚申遷都許
己巳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
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
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呂布叛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尙書左右僕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詔密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太子馮爲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紹敗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東海王祗薨是歲孫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于賓國獻馴象是歲越嶺男子化爲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尙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十二

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爲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龐州刺史邯鄲商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己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贛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尙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免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爲丞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荊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沛水潁水
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
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大雨水徙
趙王珪爲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朱建
于枹罕獲之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
諸王侯公卿以下穀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
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諡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

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一 後漢

班超傳 後漢書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

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

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
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
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
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
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
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
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
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

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

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入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

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牛帝深愍邊氓嬰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

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
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
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
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
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女超之氣力不能
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
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

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入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

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

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董卓傳

後漢書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蠱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

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徵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纁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竝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

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隴以爲捕魚而潛從隴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繫鄉侯邑千戶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悲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竝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

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
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竝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
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
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
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
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
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

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尙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

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洗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尙書漢陽周璠侍中汝南伍瓊尙書鄭公業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尙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璠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璠又固諫之卓因

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川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
用相負遂斬瓊瑤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
卓旣殺瓊瑤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
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
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
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
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
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
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
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
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

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懲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竝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鬣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鄆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問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

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

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油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纈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

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僮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僮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僮衆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僮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僮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竝封列侯僮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俟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爲尙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詡獄

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僮所枉繫者僮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僮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合兵攻僮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僮旣而復與騰合僮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僮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僮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僮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旣知

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卽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尙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

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邁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酈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催郭汜旣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尙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下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天子遂露

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竝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旣到太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尙數

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闔鄉侯四年張楊爲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

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熲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論曰董卓初以虓鬪爲情因遭崩剝之執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斲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尙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袁紹傳 後漢書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

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
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爲卓
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
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
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
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邴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
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
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伋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
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
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
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

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卽以書與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

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

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

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與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
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
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
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
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
紹還因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討
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
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
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
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
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
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

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

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戾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

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

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
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
獄白起歔歔於杜郵也太傅曰殫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
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
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
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
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
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詔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
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
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
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
紹曰徙都之計旣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

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執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旣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

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

紹以爲沮衆送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
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
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與金
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
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
文授以偏帥獎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
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
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旂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尙書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阮奔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

橈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
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
勁弩之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
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燠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
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
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
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
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
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
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度河壁
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

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

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旣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

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尙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尙尙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尙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尙逆擊破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尙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尙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

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尙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齊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

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諫之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尙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

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詔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

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尙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尙還走藍口操復進急圍之尙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敵至別駕代

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廡中然後請尙熙疑不欲進尙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己瑞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

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